

異述行旅

上、下卷



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林說小
書叢譯
第十三編

滑稽小說說

旅行異述

卷上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小說

希臘興亡記

定價二角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旅行述異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著者 美國華盛頓歐文

譯述者 閩和魏易紹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 安慶 燕 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谿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北京 天津 保定 孝天 龍江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是書敍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謠諺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務印書館出版

衛生家庭必療新書

洋裝布面金字定價大洋一元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爲重要。況近來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類別。區爲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庭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各置一編也。

序

歐文者。古之振奇人也。能以滑稽之語。發爲傷心之言。乍讀之初。不覺其傷心。但目以爲諧妙。則歐文蓋以文章自隱矣。此書劈分四大類。鬼也。名士也。盜也。掘藏也。天下鬼使人怖。盜使人備。藏使人歛。獨未計名士之能使人噦。名士立身託業之始。亦何嘗用以噦人。顧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冗凌轢。自窮其求生之途。又非諸葛公所謂淡泊明志者。衣服飲食。一一希於安飽。無以異於恆人。而獨其治生者。力與恆人矯。則宜乎顚沛窮蹙。以詩鳴號。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嘗反躬而責實。此則自蔽者之流弊也。顧世人之待名士也。初不以鬼。而實虞其作戾。初不以盜。而私患其見凌。蓋以俗人親名士。旣無窖藏足以歛之。而又有鬼盜之懼。名士烏得不窮。且名士者。多幽憂隱憾。散髮呼囂。歌哭不恆。陵詆無上。則渾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氣矣。文干當路。書詆故人。茹忮鳴高。匿慾表潔。無所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如禮。動肆醜詆。則蘭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盜之氣矣。且自窖其詩。已不類於窖藏。而日欲冀人之。

歛。則爲計乃愈左。歷古以來。不得宏獎風流者。以薦寵之。而名士往往爲世詬病。畏
廬不肖。夙知其弊久矣。幼年亦稍稍爲詩。顧自審其不工而去之。而當其恣意塗抹
時。人之非毀者。已籍籍吾後。顧吾頗有志。能忍饑三四年。未敢怨嘵不平。咆哮以恣
吾憤。又未敢蒙恥自託於豪貴。今已老。荷天之右。不至僇辱其身。亦未嘗媢嫉同儕
之富貴。嗚呼。畏廬其萬幸。不爲名士矣。夫澹泊明志。吾固不能。然得粗衣飽食。於心
滋以爲足。惟所志則殊寡遠。執業乃大類白克宋之自活。第白克宋之詭遇如何。
余未之知。然自食其力。或爲當世君子所憐。則畏廬之生業亦微矣哉。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旣望閩縣林紓敍於望瀛樓

歐文旅行述異卷上

美國華盛頓歐文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緣起

余敬告讀吾書者。君輩曾否於旅行流覽山川風物。忽爾患作懸身於逆旅高樓中。百無所見。但聞鐘上機械。徐徐作聲。病枕中一一數之。能堪之乎。果君輩遇此。始知華盛頓之臥病他鄉。爲非樂也。余此時不在萊茵河光明媚中。病耶村店咫尺。余長日欹枕於是間。凡有排悶之法。卽之轉以生悲。凡廢寺鐘聲。均余稔遊之地。一一識之。凡普兵伐鼓。奧兵吹笳。宜在何時。余應候卽聞其聲。無聊中欲學德文自遣。而逆旅主人之女。卽而教我。顧乃無味。雖字母出諸櫻唇。而聞之亦屬寡味。旣而拈書試觀。不逾楮葉。卽復棄置。旣乃慨然曰。旣不能學。胡不著書。一思及此。乃大奮劖。復自念著書古稱難事。果能著書者。衆方爭目爲作家。第今日乃大異於古之所云。卽

刷之工既省。卽貧薄之子能灑翰數行。亦可問世。此何貴者。幾於委巷之中。均列位著作之林。以書爲戲。在在而有。彼少年行獵。置槍著筆。卽爾成書。閨秀女郎。停針罷繡。亦能呶呶作老生語。由此觀之。則我之著書。亦復何難。因發篋出吾筆記。爲著書之料。並合而修飾之。吾書成矣。且當此時。衆情好古。余乃探索時尚。爲分版之文。雜敍古事。以悅時流之目。縱不如精於古文者之言。然敝帚之享。亦寓人心。世道於寸楮之中。乍觀之似無世道。人心之係屬。而久久者悟矣。余之療治時病。不加峻劑。特徐進以湯液。且屏去道貌。不爲莊厲之語。大似尊嚴之貌。傳之以蜜。因之人人傾耳。張口。吾卽以刀圭之藥。投彼口中。聽者固無覺也。第人人多問我所言。其事確否。余則告以書中日耳。曼學生一節。當日法人筆記。固有與此相類者。後此有人言。尤有勸吾書以去。實則其事有無。余不之知。第覺其授受有所自來已爾。吾書中尙有祕畫一節。及少年意大利人。似數年以前。有人與余談及者。第語自何來。亦不之審。其餘怪誕不經事。但有一語蔽之曰。吾旅行久。聞見廣。卽客夢亦疊如秋山。故腦。

筋中縱橫擁積如破書籠焉臨池時所述事蹟聞耶見耶夢耶真耶都不一審幾亦不自信其有是事觀者果不吾直幸余書極短不倦觀者之目且題目屢變詩人有言果能移步換形則人不知其倦果使每下愈況而題目不同則人亦不能推置勿視茲事我固信之以余居英時恆御公車頭觸車壁余立易坐處更觸則更易之數易猶觸然余仍必易不能堅坐以受觸至下此所載有或懾虛先生所言者余不能不秉筆錄之以示觀者今發端矣喬弗利克拉然識託名也

罷獵飲至

懾虛先生曰一日羣雄獵罷而燕吾亦樂居末座主人爲男爵嗜獵如命男爵未娶居英倫腹地石室中男爵少時喜漁色遊歷諸國尤工於內媚之術既歸自命能蠱婦人尋悅一女郎女郎許婚而復允他氏男爵乃大怒以爲悖遂作狹邪遊以家政屬老傭媼旣行獵以自遣復散泛其情匪人不僞施以溫媚之語時縱飲竟忘其時以男爵無主婦故不能拘以時刻衆歡羣呶聲震牆壁主人旣醉欲寐而衆聲亦微。

張睫屢下。聲亦呑咽。而聲震屋瓦之夫。至此乃大鼾。尙有數人。嘯語於東壁之下。已而並此數人亦嚙嚙作夢囁。此等人醒時無言。其應盡之言。則於睡中補之。旣而侍者入言茗熟矣。衆爭起坐。進茗思歸。而門外風雪已連天。無極。主人曰。似此嚴寒。客乃以首試風雪耶。胡不下榻於此。衆言咸謂客多。胡得此牀席者。主人知旨。即曰。客不聞未娶之主人。其寢室固可張大者。吾室固寓十人。設更納十人。特膊背駢耳。何患無下榻地。主人乃進老傭媼。傭媼踧踖不能決。顧無主婦之家。不以嫚客爲嫌。可縱橫而臥。於是傭媼張皇四覓。咄嗟已辦。時鼾睡飲茗已逾數時。夜午而客飢。廚者復出夜餐餉客。客旣飽睡。精神來復。遂問寢處之地。中有愛爾蘭陸軍大尉。其人好喧。無靜理。言曰。今夕臥老屋。無人之地。必有鬼物誤登。人榻以爲就窀穸者。言時有一人睂目而銳脣。即曰。大尉亦信鬼乎。此君當就飯時。不出論斷。但善考問。以代口。又欲窮人之口。以饗其耳。衆人嘔噏時。彼獨默然。待人罷笑。始窮詰言者。初若未聞。其人似食杏核去核食仁已矣。而是人則食仁而求核。冀得甘食。余無可名之。

名之曰好問先生。好問先生此時復絮絮問大尉。大尉曰我少時已熟異事。吾家尚有本希在窗下也。好問先生曰本希何物者。大尉曰本希者女鬼以鬼面臨窗擷取宣死之人者也。忽有老人時時掀動其鼻者驚起曰茲事乃大奇。大尉曰凡人有本希居其家者其家必清門不爾本希弗蒞也。因語主人曰約翰夜中風雨鬼易出沒爾家能有鬼室授客下榻者乎。主人曰吾室固無鬼然其力可以製鬼。吾家有古畫面目猶厲。吾今移畫黯其燈橫銹刃於几上。想夜來必有掀幃而面客者矣。座中忽有老人曰如主人言令我頓憶一事。衆曰是人必有古典爭移座就老人。老人曰爲事非贅。蓋曾聞諸吾季父者。好問先生曰尊父爲何種人。老人曰瘦瘠而好旅行。恒以閱歷語後進。好問先生曰父遇鬼在何時者。而掀鼻先生斥曰汝勿問聽丈言之。好問先生退。老人乃按膝而言。

龍桂徵而夫人

老人曰法國未革命前吾季父居巴黎數月。是時英法未啓釁。二國耆宿名流恆相

過從。英人出必揮霍。法人亦稍出其資助之費。顧英人之遊法者。均貴胄爲數殊少。不如今日之往遊者多也。與吾季父交者。多彼中世代名流。一日在陰寒中。過腦門豆之特庫。暮色四合。無棲息地。忽見一古堡。居叢樹之後。露塔尖。吾叔問御者。古堡誰氏居者。御者沈吟。謂爲侯爵別業。但忘其氏。御者語時。引手近帽簷。意禮吾叔。亦以尊此侯爵。吾叔尙憶在巴黎曾面此侯。侯言野適時。必至堡中見訪。且吾叔者。稔於遊者也。計今夕過侯家。較旅宿勝也。矧侯家釀美。尤非野旅所及。乃告御人引車趣堡。堡之年代久。歸然無鄰。有石路直造堡下。堡下結構均古制。無可寓目。特儀觀略壯。且候已深冬。樹童無葉。石闌受雪。冷氣森然。過之起粟。思及夏令。果日毒熱。觸之將燥枯。其目是時。御者叱馬。馬迅越如飛。林鵠驚飛。巢鴟駭鳴。而堡人亦聞聲爭出。俟爵亦臨門。視一見吾面。乃大異。行法國禮。再親兩頰。遂引吾叔入門。禮意備至。且出陳物相示。以矜世代所貽。席間縷述先代勳烈。並陳甲冑矛戟珍玩之屬。媚客。尙有巨刃。一絕重不能舉。老人示此意。矜先世英雄也。侯爵儒緩瘦損。不類壁間。

圖畫。畫中豐頤廣額。猿臂熊軀。嶽嶽然神采動人。顧侯之目光。則耿耿而動。乃頗肖其先烈。酒酣時。俟尙取鐵冑冠之。顱小而冑廓。又仗此巨刃。似大衛舞哥利亞長劍。時矣。以上所述。均非余之正文。轉瞬夜深。侯乃引吾叔至古塔中臥室。地殆備敵之地。下榻其中。令客震悚。而侯之引而臥此。正以吾叔好旅行且嗜古。故位客於是間。至時。且引據古傑。謂皆留此一宿。指述陳迹。以慰吾叔。並云約翰貝利倭者與洛勃忒伯露司爭蘇格蘭王位。弗勝。抑抑卽死於是間。吾叔聞言大悅。以爲數百年後。能踵宿古人陳迹。亦云樂矣。是夜隆寒。塔中尤甚。有長身之侍者。爲吾叔辦檔物事。熾薪於爐。爲禮而出屋之荒寒。古悄。苟熟讀誌怪之書者。則追憶前言。宿此殊無歡。窗高而窄。前此爲瞭敵之地。後此拓而廣之。墉厚窗深。納光弗徧。且窗眼疏疏。經風作響。雙扉已老。力闔不能入。筍門外有甬道。不知所窮。嚴風從甬道入。扉磨戛。終夜有聲。似鬼窺室外。徘徊不卽入者。綜言之。天下無鬼。則已。果有鬼者。則此古屋必爲鬼窟矣。顧吾叔閱歷多。亦不之怯。始尙欲力閉其扉。顧百計不能遂。蓋吾叔之嚴閉此。

扉備風非禦鬼也。扉旣弗闔，則多納薪於爐以祛其寒。薪爇光騰，室中燦然如受月。顧火光已烈，而攬爐之鐵杵，矗植於亂薪中，騰影上壁，髣髴如長鬼。卓立吾叔脫衣登榻，榻高久乃上，寒甚，以重衾蓋及頰下，旣就枕，目中火而耳中風也。自念似此，隆寒幸主俟家使野宿者，且立病甫交睫，忽聞塔上鐘聲復甦，塔鐘者聲緩而沈，在寒風蕭瑟中，慘聲已似召鬼。鐘聲甚緩，吾叔數之至十三點，而火力亦漸微，有時復冒突，而上吾叔以睡帽覆額，然目尙矚，物腦力已昏，移屬他狀矣。忽聞有急步聲行諸甬道中，吾叔仍不聲靜以俟之意，有他客歸寢，或臧獲耳。然足音已至門扉，徐徐啓有白衣女郎，長身玉立，氣概肅然，衣爲古製，其長委地，至於火爐之次，竟弗審榻上之有人。吾叔去睡帽，引頸望此女郎，火光時爇見女郎狀態矣，面慘白而爐火垂滅，微燄純青，故女郎顏色白中亦挾青色，而大致似美。顧爲憂鬱所中，凜然無歡。吾叔善風鑑，詳觀此女，似長在憂患中，而氣概高抗，不爲境地所窘，因成此狀。女郎引手向火，作就熱狀，且伸足就爐，吾叔睨之，履爲穹腰而高襯者，履面之鉗皆金鑽，女就

火久始迴眸。四盼方眼光燭及牀上時。吾叔血爲之冷。而此女郎忽合手仰天作祈禱狀。徐徐自出。吾叔雖無懼然。甚欲窮此來狀。人鬼不能深辨。然旅行久。事多卽亦弗懼。引睡帽之簷下。被其額面內而睡。尋聞有人呼聲。則侍者入天明矣。侍者鞠躬道咎。言擾先生清夢。吾叔起而着衣。因憶及夜來之事。因問此老侍人曰。堡中有婦人。恆於夜中至此。否侍者愕然曰。無之。吾叔自念侍者必不之知。遂下樓就晨餐。與侯爵至畫室。壁畫至夥。至此侯乃出音吐縱論先勳。凡腦門豆貴人。據侯言半皆戚屬矣。吾叔厭倦已極。立時伸縮其足。似不耐久立。侯每指一畫。必述其本傳示吾叔。吾叔忽見有一圖。長大如人。大類胥來見形之鬼物。因曰。畫中人。吾似已見之。侯不解。卽鞠躬曰。請先生恕我無狀。此人先生惡能見者。是人物化近百餘年矣。此卽古美人龍桂微而之公夫人。夫人於魯意十四初年時被寵。權傾一時。吾叔曰。夫人生前有事迹。可以動人否。此語發俟。乃發吻作長篇文字矣。竟舉佛龍特內亂之由。沿滔如瀉江河。語至纖微。吾叔倦不可堪。已而歸宿至於龍桂微而公爵與康豆親王。

同囚於文勝城堡時。是時夫人欲激動腦門豆人作亂。出公爵於陷罕中。久乃無成。夫人爲官軍所得。囚於地迫之堡。坐庭訊時。夫人抗節不屈。夫以金枝玉葉之貴人。乃身臨刀鑽而無所懼。眞將種也。且囚中累累欲遁。想君道行時。應見地迫故堡。夫人於一日夜中。守者忘其後戶之鑰。夫人挾從者行。合其舊部勇士數人。慨然夜出。思至三英里外海峽中。以舟航海而去。顧乃無馬。步躡以往。旣至。浪高於屋。而舟所停處。去岸至遠。然非得小漁舟莫達。而舟小浪高。亦莫至焉。夫人必欲前。船人力言不可。夫人堅欲行。旣下舟。風潮大至。夫人遂入於水。幾死。幸夫人力支柱於水中。卒得拯登岸。夫人仍欲登舟。而風盛於前。百計莫前。夫人知追騎且至。計惟負馬而遁。或可免也。已至吾堡中方其來時。羣蹄蹴踏在夜深中。堡人嚴備以爲夜襲之寇。忽聞前騎來言。公夫人至。於是傾堡之人咸迓於門次。以火引夫人入。夫人衣裾盡溼。顏色全非。衣裙亦碎。卽侍從之壯士。飢疲已極。幾欲墜馬。吾先祖延夫人入座。以盛禮款夫人。蓋吾家先世與夫人有連。夫人之父亨利包本也。吾叔妨侯爵更作長篇。

語立以語斷之曰。夫人似宿此矣。侯曰。夫人下榻地。卽先生夜來居者。而侍從之舊部。則長夜邏守堡上。是夕亦大風。語次復曰。憶夫人來時。卽爲昨日之日。是日吾家適有事故。久久亦不之遺忘。語至此。囁嚅不即吐尋曰。是夜有異事。久復不言。吾叔曰。事涉於夫人乎。侯似不聞。乃曰。夜中吾堡至是又不言。因鞠躬曰。先生恕我。此事係我家族。吾不忍質言也。當日野蠻之時代。朝貴皆嗜殺。如虎狼傷哉。夫人惟前事有涉吾家。吾易以他語矣。吾叔者。好奇人也。聞侯語方沈酣。乃爲橫風中斷。狀至不可耐。堅問之。而侯終不言。吾叔終乃曰。侯旣不言。則此夫人者。吾夜來實見之於樓上。侯聞言大震。視吾叔。叔曰。夫人昨夕臨睨吾寢。侯大笑似以吾叔爲妄言。因退縮出煙壺於衣囊中。笑曰。公英人。乃好調詆吾叔。正色衍衍言。夜來所見。侯捧煙壺木立不能答。聞已無言。復吸鼻煙。語至此。談鬼之老人。亦不言。起而取酒飲之。聞者皆嘿然以待。好問先生乃不能忍。卽問老人曰。君季父究何言。老人曰。無之。好問先生曰。俟作何語。老人又曰。無之。好問先生曰。此史材畢乎。老人復引酒曰。安得不畢。衆